

# 观三法印证四果

法增比丘

在[杂阿含经]里有一部讨论观三法印证四果的方法。

[杂阿含（259）]

“如是我闻。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共摩诃拘絺罗在耆阁崛山。

摩诃拘絺罗晡时从禅起，诣舍利弗所，共相问讯，相娱悦已，却坐一面。

时，摩诃拘絺罗语舍利弗：欲有所问，仁者宁有闲暇见答以不？

舍利弗言：仁者且问，知者当答。

时，摩诃拘絺罗问舍利弗言：若比丘未得无间等法，欲求无间等法，云何方便求？思惟何等法？

舍利弗言：若比丘未得无间等法，欲求无间等法，精勤思惟，五受阴为病、为痲、为刺、为杀、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是所应处故。若比丘于此五受阴精勤思惟，得须陀洹果证。

又问：舍利弗！得须陀洹果证已，欲得斯陀含果证者，当思惟何等法？

舍利弗言：拘絺罗！已得须陀洹果证已，欲得斯陀含果证者，亦当精勤思惟，此五受阴法为病、为痲、为刺、为杀、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是所应处故。若比丘于此五受阴精勤思惟，得斯陀含果证。

摩诃拘絺罗又问舍利弗言：得斯陀含果证已，欲得阿那含果证者，当思惟何等法？

舍利弗言：拘絺罗！得斯陀含果证已，欲得阿那含果证者，当复精勤思惟，此五受阴法为病、为痲、为刺、为杀、无常、苦、

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是所应处故。若比丘于此五受阴精勤思惟，得阿那含果证。

若比丘于此五受阴精勤思惟，得阿那含果证已，欲得阿罗汉果证者，当复精勤思惟，此五受阴法为病、为痲、为刺、为杀、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是所应处故。若比丘于此五受阴法精勤思惟，得阿罗汉果证。

摩诃拘絺罗又问舍利弗：得阿罗汉果证已，复思惟何等法？

舍利弗言：摩诃拘絺罗！阿罗汉亦复思惟，此五受阴法为病、为痲、为刺、为杀、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为得未得故，证未证故，见法乐住故。

时，二正士各闻所说，欢喜而去。”

如何达到这殊胜的道与果智呢？这要修十六观智，它是一种渐次开发的慧学。我们在经过学习戒一段日期之后，就可以开始学习观照，要证初二三果不须修定，观照的要点是必须澈底的去观照五蕴诸名色法，並且顺序从观照色法做起。观照它是无常、苦、无我。然后进而观照名法的受想行识也是无常、苦、无我。

1. ‘名色分别智’是首先要作的工作，用来破世人的“一个”，“一体”的邪见。
2. ‘缘摄受智’是帮助我们观照名色法个别的生起因缘。
3. ‘三相思惟智’是断除我们对五蕴的执著。
4. ‘生灭随观智’是观照名色法的生灭。
5. ‘坏随观智’是觉知名色法的坏灭。
6. ‘怖畏现起智’是生起对诸行法的怖畏。
7. ‘过患随观智’是观照色法的过患与危厄。
8. ‘厌离随观智’是对诸行法的厌离。
9. ‘欲解脱智’是欲解脱出离于一切行。
10. ‘审察随观智’是审察前面的六智，它也是三相思惟智。
11. ‘行舍智’是舍离诸行的智。
12. ‘随顺智’是随顺于前面的八智及后面的三十七菩提分法，以行道而得其道果。
13. ‘种姓智’是超越凡夫种姓的智。
14. ‘四道智’是走向四位圣人的道智。
15. ‘四果智’是产生四位圣人的果智。
16. ‘余漏智’是审察自己的剩余的烦恼，而用择法去断除这些烦恼的智慧。

[清净道论]在讨论‘生灭随观智’这么说：「因为不忆念，被什么所覆蔽而不现起三相的呢？」

因为不忆念生灭，为相续所覆蔽，故不现起无常相。

因为不忆念数数之逼恼，为四威仪所覆蔽，故不现起苦相。

因为不忆念种种界的分别，为坚实所覆蔽，故不现起无我相。

然而把握生灭破除相续之时，则依如实的自性而现起无常相。」

觉音在[清净道论]二十章讨论时说：「世尊以此等分别随顺智的方法，以（四十行相的）区别而说无常苦无我等的思惟，亦即以此而思惟此等五蕴。怎样思惟呢？即彼（瑜伽者）思惟一—蕴：

（1）‘是无常’——因为其结果不是常的，而是初后（生灭）之故。

（2）‘是苦’——因为给生灭所逼恼，是苦的基地。

（3）‘是病’——因为由于缘而得维持，是病的根本。

（4）‘是痛’——因为与苦痛相应，常流烦恼之不清，由生老死的膨胀，成熟，及破坏之故。

（5）‘是箭’——因生逼恼，刺击于内，甚难取出之故。

（6）‘是恶’——因为是可呵责，使无增益，为恶的基地之故。

（7）‘是疾’——因为不生独立性，是疾病的直接之因。

（8）‘是敌’——因为无自由，受支配之故。

（9）‘是毁’——因为被病老死所毁坏之故。

（10）‘是难’——因为招来的种种的不幸之故。

（11）‘是祸’——因为招来意外的广大的不利，是一切灾祸的基础。

（12）‘是怖畏’——因为是一切怖畏的矿藏，是称为苦之寂灭的最上入息（圣果）的对抗之故。

（13）‘是灾患’——因为给种种的不利所追随，为过恶所牵制，如不值得忍受的危险之故。

（14）‘是动’——因为被病老死及利等的世间法所动摇之故。

（15）‘是坏’——因为被手段及自然的破坏所迫近之故。

（16）‘是不恒’——因为这是可能落于一切地位的，没有坚定性之故。（17）‘是非保护所’——因无救护，不得安隐之故。

（18）‘是非避难所’——因为不值得去隐藏，不能对避难者尽避难的工作之故。

（19）‘是非皈依处’——因为不能对依止者遣去怖畏之故。

（20）‘是无’——因为无有如遍计的常、乐、我、净的状态之故。

（21）‘是虚’——亦如无，或者少故为虚，如于世间说少为空虚。

（22）‘是空’——因无有主、住者、作者、受者、决意者之故。

（23）‘是无我’——因为非自非主等之故。

（24）‘是患’——因起（轮回之）苦，是苦的灾患之故；或者因为进行至于悲惨故为灾患——与悲惨之人是一同义语，诸蕴亦如悲惨者，因为像悲惨者的悲惨，故为灾患。

（25）‘是变易法’——因为由于老死二种的自然的变易之故。

(26) ‘是不实’——因为力弱，如树壳的易于坏之故。  
(27) ‘是恶之根’——因为是恶的原因之故。  
(28) ‘是杀戮者’——因为如朋友之间的敌人，破坏友谊之故。  
(29) ‘是不利’——因无吉利，从非吉利（爱见）而生之故。  
(30) ‘是有漏’——因为是漏的直接之因。  
(31) ‘是有为’——因为是因缘所作。  
(32) ‘是魔食’——因为是死魔及烦恼魔的食物。  
(33—36) ‘是生、老、病、死法’——因为有自然的生老病死之故。  
(37—39) ‘是愁、悲、恼法’——因为是愁悲恼之因。  
(40) ‘是杂染法’——因为是爱、见、恶、行、杂染的境法之故。  
如是以这样所说的（四十行相的）区别及以无常等的思惟而思惟。

此（四十行相之）中，是无常、毁、动、坏、不恒、变易法、不实、不利、有为、死法，于一蕴，各有这十种思惟，成为五十‘无常随观’。

是敌、无、虚、空、无我、于一蕴，各有这五种思惟，成为二十五‘无我随观’。

其余的苦、痛、箭、恶、疾、难、祸、怖畏、灾患、非保护所、非避难所、非皈依处、患、恶之根、杀戮者、不利、有漏、魔食、生、老、病、愁、悲、恼、杂染法等，于一蕴，各有这二十五思惟，成为一百二十五‘苦随观’。

以此无常等二百种思惟而思惟于五蕴者，则他强化了称为方法观的无常、苦、无我的思惟。」

[清净道论]讨论‘生灭随观智’说：「开始之时，先从简单的下手。即如这样的圣典之文：「如何是现在诸法的变易，随观慧为生灭随观之智？生色为现在，此（生色的）生起相为生，变易相为灭，随观即智。生受.....想.....行.....识.....生眼.....生有为现在，它的生起相为生，变易相为灭，随观即智」。」

[清净道论]讨论‘过患随观智’说：「多作修习此怖畏现起智的瑜伽者，瞭知于一切有、生、趣、（识）住、有情居中，无避难所，无救护处，无归趣，无皈依所；于一切有、生、趣、（识）住、有情居的诸行之中，甚至对于一行亦无求无执着。三有如充满没有火焰的炭火的火坑，四大种如极毒的毒蛇，五蕴如举剑的杀戮者，六内处如空村，六外处如劫村落的盗贼，七识住及九有情居如以十一种火燃烧炽然，一切诸行如痛、疾、箭、痛、病，无喜无乐，是一堆大过患的现起。

怎样的呢？譬如对于一位希望生活而安乐而胆小的人，如虽有美丽的外表而内有猛兽的森林，如有豹子的洞窟，如有捕人的（鳄）及罗刹的河水，如举剑的敌人，如有毒的食物，如有盗贼的道路，如燃烧的炭火，如对阵的战场。譬如这（胆小的）人来到此等有猛兽的森林等，则毛骨悚立，仅见全面的

过患，如是这瑜伽者由于‘坏随观’，于现起怖畏的一切诸行中，完全无喜乐，但见过患。如是见者，是名‘过患智’的生起。下面是有关于此的说法：

「如何怖畏现起之慧成为过患之智？生起是怖畏，这样的怖畏现起之慧成为过患之智。转起是怖畏……相是怖畏……造作是怖畏……结生是怖畏……发生是怖畏……起是怖畏……生是怖畏……老是怖畏……病是怖畏……死是怖畏……愁是怖畏……悲是怖畏……恼是怖畏……这样的怖畏现起之慧成为‘过患之智’。」」

[清净道论]里又这么说：「生起、转起、相、造作与结生，观此为苦，是‘过患的智’。不生起，不转起，无相，不造作与不结生，观此为乐，是寂静的道智。于五处生起过患的智，于五处生起寂静的道智。他知解了这十智。因为善巧于二智，故于诸见不动摇。」

[清净道论]在二十一章里在讨论‘审察随观智’时说：「如是欲求解脱于一切有、生、趣、识住、有情居中可破坏的诸行，为欲从一切行而解脱，而再以‘审察随观智’限于生灭的、坏灭的、刹那的、动摇的、破坏的、非恒的、变易法的、不实的、非有的、有为的、死法的种种理由而观‘无常’。

以因为是屡屡逼恼的，是有苦的，是苦之基，是病，是痈、是箭、是恼、是疾、是祸、是怖畏、是灾患、非救护所、非避难所、非皈依处、是过患、是痛苦之根、是杀戮者、是有漏、是魔食、是生法、是老法、是病法、是愁法、是悲法、是恼法、是杂染法等种种理由而观‘苦’。

以因为是非可爱的、是恶臭的、是可厌的、是可恶的、不值得庄严的、是丑陋的，是弃舍的种种的理由而观为苦相的随伴的‘不净’。

以因为是他、是无、是虚、是空、无主、不自在、不自由等种种的理由而观‘无我’。如是而观，则说是他提起三相而把握诸行。

然而为什么他要如是把握此等诸行呢？因为是要成就解脱的方便。这里是一个有关于此点的譬喻：比如有一人想道：‘我将捕鱼’，便取一捕鱼的筌投入水中，他从筌口插进他的手，在水中捕住一蛇颈，欢喜道：‘我已捕得一鱼’。他想：‘我实得一大鱼’，把它拿上来一看，由于看见了（蛇头上的）三根花纹，知道了这是蛇，便起恐怖而见过患（危险），并厌其所捕（之蛇），欲求脱离。为作解脱的方便，先自尾端解除他的（被缠的）手然后举臂于头上旋转二三回，把蛇弄弱之后而丢掉它说：‘去！恶蛇’！急上池岸，伫望来路道：‘我实从大蛇之口而解脱’！

在此（譬喻）之中：那人捕住蛇颈以为是鱼而生欢喜之时，如这瑜伽者起初获得自身而生欢喜之时。他从捕鱼的筌口拿出蛇头而见三根纹。如瑜伽者的分析（诸蕴的）稠密而见诸行之中的三相。他起恐怖时，如此（瑜伽者）的怖畏现起智。此后而见过患（危险），如过患随观智。厌离所捕，如厌离随观智。欲求于解脱智。作解脱的方便，如以审察随观智提起诸行的三相。如那人

于头上旋了蛇，把它弄弱不能转来咬人而善巧的放了，如是这瑜伽者以提起三相旋转诸行而令力弱，再不能现起常、乐、净、我、的相而善巧的解脱它们。所以说：‘为成解脱的方便而如是把握’。

至此便生起了他的‘审察智’，下面是有关于此的说法：「忆念无常者，生起什么‘审察智’？忆念苦者，生起什么审察智？忆念无我者，生起什么审察智？忆念无常者，生起‘相审察智’。忆念苦者，生起‘转起审察智’。忆念无我者，生起‘相与转起审察智’」。

此中：‘相审察’——是以无常相而知行的相‘是非恒与暂时的’。虽无先知而后起智，但如‘以意与法为缘而起意识’等，是依惯例而说的。或者是依于（因果）同一之理，把前后作为一而这样说。当知这种方法亦得适合其它的二句（转起审察，相与转起审察）之义。」

#### 四道智，四果智，余漏智

这是指须陀洹道、斯陀含道、阿那含道及阿罗汉道的四道智(magga citta)。「余漏智」(Paccave-kkhaṇāṇa)是指四道向的圣人，审察自己的剩余的烦恼而择法去断除这些烦恼的智慧。这里产生四位圣人的果智(Phala citta)。根据[清净道论]与[阿毘达摩概要精解]所述：

(1a) 须陀洹道智——它即是须陀洹道智，须陀洹义入流，即必趣向涅槃之流，向须陀洹是第一圣者，此道要破除五下分结的下三结，即身见、戒禁取(两者属邪见)和疑。它是在行舍智之后，由一意门转向生起随顺智及种姓智，他在种姓智之后生起须陀洹道，犹如一位要跳过大水沟而站在彼岸的人，快快跑来，握住挂悬在河水此岸的树枝上的绳子或木杖，而跳跃过彼岸，到达彼岸之上时，便放弃它（绳或杖），仍动摇其身体于彼岸，然后才渐渐站稳。如此这瑜伽者亦欲住于有、生、趣、（识）、（有情）居的彼岸涅槃，以生灭随观等急速而行，以随顺转向（心）而把握住挂悬在树枝上的色绳或受等的任何杖为无常苦无我，不即刻放弃它，而以第一随顺心跳跃，以第二（随顺心）倾向于涅槃，犹如那人倾身赴于彼岸，以第三（随顺心）而成就将近于当证的涅槃，犹如那人到达彼岸的上方，由于彼心（第三心）之不放弃了那自己的所缘，以种姓心而证离（有为）行的彼岸涅槃。因为对一（涅槃）所缘是未曾修习过的，所以不即刻善住，犹如那人依然动摇其身，此后以道智而得善住。

他对三宝有不可动摇的信心，已解脱无始轮回的恶趣之门，使七圣财（信、戒、惭、愧、闻、舍、慧）现前，断除了四漏(Asava)的邪见漏，舍断八邪道而修习八正道，息灭一切怖畏（因身见破除故），于十四不善心所，已断除了邪见、疑、悭和嫉心所，并坚守他（她）的戒，成为佛子，累积了数百种的功德，成就初果的圣人须陀洹(Sotapanna)最多七次往返人天道就灭尽苦而般涅槃。[阿毗达摩概要精解]提到还有两种须陀洹，即家家(Kolankola)投生于良善家两三次即证阿罗汉果；和一种(Ekabji)投生一次即证阿罗汉果。

(1b) 须陀洹果智——在行舍智之后，于一（意门）转向而生起‘随顺智’及种姓智。须陀洹得果后会生起两三个刹那的果心，在七个速行心里，二个随顺心，第三是种姓心，第四是道心，最后三个是果心，但有些认为有三个随顺心，第四是种姓心，第五是道心，最后两个是果心。果智之后再以‘返照智’（思惟余漏智）作五项观察：观察道、果、已断的烦恼、残余的烦恼及涅槃。在此（须陀洹道）智之后，生起其（须陀洹道的）异熟或二或三（刹那）的（须陀洹）果心。证果之后，他的心便落入有分。自此既断有分，为观察于道而生起意门转向心。此（心）灭时，次第的（生起了）观察道的七速行心。于是再落入有分，同样的为了观察果等而生起转向等。

由于它们的生起，他（一）观察道，（二）观察果，（三）观察已断的烦恼，（四）观察残余的烦恼，（五）观察涅槃。即是他（一）以‘我实由此道而来’而观道，（二）以‘我曾获得这样的功德’而观果，（三）以‘我曾舍断此等的烦恼’而观已断的烦恼，（四）‘我实有此残余的烦恼’，（五）最后观察不死的涅槃：‘我以此法为所缘而通达’，这是须陀洹圣者的五种观察。他是第二圣者。同样的斯陀含、阿那含亦如须陀洹（也各有这五种观察）。

(2a) 斯陀含道智——为使欲贪与瞋恚轻薄及为证得第二地而行瑜伽。他集中了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支、以智思惟区别五蕴的诸行是无常、苦、无我而反复思惟观察，而进行观照。在种姓之后生起斯陀含道，与彼相应的智为斯陀含道智。斯陀含道是向二果的第三圣者，此道智是减轻清除较粗的欲、瞋与痴，烦恼虽还会生起，但困扰力弱。如是在行舍智后，由一意门转向而生起‘随顺智’及‘种姓智’，并在‘种姓智’后生起斯陀含道及与彼相应的道智。

(2b) 斯陀含果智——如前所说，它有两三个果心（速行心），至此就名为一来或一还(Sakadagami)。其思惟余漏智亦如前述有五种。斯陀含有五种，三种在天界涅槃，两种在人间涅槃。证者最多一次人天往返就灭尽苦而般涅槃。他是第四圣者。五种观察如前述。

(3a) 阿那含道智——斯陀含圣弟子为了断欲贪与瞋恚的无余，及为了证得第三地而行瑜伽。他集中了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支、以智思惟区别五蕴的诸行是无常、苦、无我而反复思惟观察，而进行观照。行道者在行舍智后由一意门转向生起‘随顺智’及‘种姓智’，并在‘种姓智’后生起阿那含道及与彼相应的道智。阿那含是第五圣者。它断了‘四漏’的欲漏，也断瞋与恶作两个不善心所。

(3b) 阿那含果智——它有两三个果心，至此名为阿那含或不来(Anagami)，即不再来欲界而在色界或净居天般涅槃。其思惟‘余漏智’亦如前述有五种。阿那含随其根性的胜劣而有五种。他是第六圣者。五种观察如前述。

佛说：「诸比丘！若不断此六法，则不能证不还果。诸比丘！若断六法，即：不信、无惭、无愧、懈怠、失念、无慧等。诸比丘！若断此六法者，则能证不还果。」（[增支部]6.65）

(4a)阿罗汉道智——阿那含圣弟子已断五下分结(oramhagiyasam-yojana)，但还有五上分结(uddhambhagiyasamyojana)系缚他于生死轮回里，这是要断色贪或色界生命之欲，无色贪或无色界生命之欲，掉举、我慢与无明，为证得道果，第七圣者向阿罗汉的行道智集中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支，以三相反复思惟观察，而进行观照。并在‘行舍智’后由一意门转向生起‘随顺智’及‘种姓智’，而在‘种姓智’后生起阿罗汉道及与彼相应之道智。

佛说：「诸比丘！若断此六法，则能证阿罗汉果。以何为六耶？即：慢、卑慢、过慢、增上慢、傲慢、卑卑慢。诸比丘！若断此等六法，则能证阿罗汉果。」（[增支部]6.76）佛又说：「诸比丘！若断六法，则能证过人之法，善为圣，殊胜之智见。以何为六耶？即：失念（掉举）、不正智、不守护根门、于食不知量、诡诈、虚谈（我慢）。诸比丘！若断此等六法，则能证过人之法，善为圣，殊胜之智见。」（[增支部]6.76）

(4b)阿罗汉果智——他也有两三个果心，是大漏尽者，具最后身，卸去重担，得到自己的目的，断尽诸有结，是以正知解脱，为天及（人）世间的最高应供者。阿罗汉有信解脱、身证、俱解脱、见到及慧解脱五种。它断了四漏的有漏与无明漏。它也断除了其余不善心所：痴、无惭、无愧、掉举、慢、昏沉与睡眠，所以阿罗汉也被称为漏尽者(Khinasava)。他是第八圣者。四种观察如前述，但没有‘余漏智’。

法增比丘 13/11/2009 整理于新加坡通深路湖景精舍  
欢迎翻印，请先联络作者。请勿删改。

[dhammavaro@hotmail.com](mailto:dhammavaro@hotmail.com)

<http://chinesetheravadabuddhists.community.officelive.com/>中华南传上座部佛友协会

<http://groups.google.com/group/learning-buddhism> 学习佛法

<http://ti-sarana.blogspot.com> 皈依三宝

<http://buddha-middle-path.blogspot.com/> 佛陀中道

<http://tw.myblog.yahoo.com/dhammadhatu> 佛陀中道

<http://buddhist-practice.blogspot.com> 修习佛法